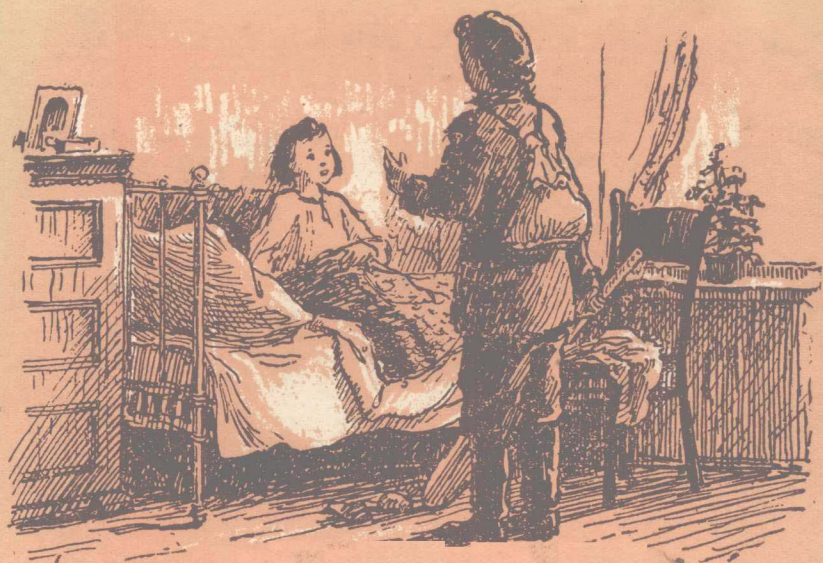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命令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

命

令

中華書局出版

I512.84

82

653.2

4221/2

11

18

# 命令

雅 • 泰 茨 著  
喬 志 譯  
恩 • 卡 里 塔 畫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Я. Тайц  
РАССКАЗЫ  
Детгиз, 1953

書號: 譯 0033

命 令 (中·高) 定價 2,600 元

---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著 者 | 雅 • 泰 茨                |
| 譯 者 | 喬 志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繪圖者 | 恩 • 卡 里 塔              |
| 出版者 | 少年兒童出版社<br>上海延安西路一五三八號 |
| 印刷者 | 蔚文印刷廠<br>上海長樂路二五六號     |
| 總經售 |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<br>上海南京西路一號  |

---

字數 26656 1953 年 12 月初版 印數 12060  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 出零壹肆號

## 目 錄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命令·····          | 一  |
| 夏天·····          | 八  |
| 家長日·····         | 一一 |
| 做了「黑皮膚人」的俘虜····· | 一八 |
| 大腦袋可耶什卡·····     | 二九 |
| 海邊·····          | 三九 |



## 命令

現在絲維特已經是個大孩子了，她每天去上學。可是戰爭時期（註）她還小，那時候是上幼兒園。星期天她和媽媽在家裏，什麼都幫媽媽幹。應該拿什麼，她就拿什麼。應該收拾什麼，她就收拾什麼。應該吃糖果，她就吃糖果。

她爸爸從前綫給她寄來了信，寫着：

「小絲維特，你要像在前綫

（註）

這個戰爭指蘇聯人民反抗德國

法西斯侵略者的衛國戰爭。

一樣執行媽媽的一切命令。我們這兒在戰爭中，如果指揮官下了命令——就是死也要去做！而媽媽對你來說，正好像指揮官。」

爸爸很久以前就走了。絲維特已經記不清他。但爸爸這幾句話，她記得很清楚。

有這麼一回，星期日，她必須和媽媽離開。

早晨，絲維特很早就被叫醒了。她費了半天勁才睜開眼睛，一看，她床邊站着那麼一個可笑的大叔——揹着袋子，手裏拿着鏟子。

這大叔說：

「起來吧！絲維特，我要走了！」

這工夫，絲維特才明白過來，這不是什麼大叔，而是親愛的媽媽。她穿着爸爸的舊褲子、短外衣和靴子。

「絲維特，起來吧！我要到地裏挖土豆去了！你一個人在家吧！」

要是別的小姑娘，才五歲，那一定要發脾氣，哭了……可是絲維特不是那樣的孩子！

「噯，媽媽！」她一面打呵欠一面說，「我還想睡呀！」

「你等我出去以後，把門鎖上就睡吧。」媽媽說。「可要記住，絲維特，

我不在家，誰也別放進來！」

「誰也不放進來！」絲維特重複說。

「對啊！如果放進來，就會像故事裏講的那樣：『小羊兒乖乖，小孩兒乖乖，把門開開！我要進來！』灰狼裝媽媽的聲音說話。小羊們把牠放進門，牠就把牠們都吃了。」

「我不放牠進來！」絲維特說。

「這才是好孩子！你吃點東西，玩玩，到吃午飯時候我就回來了。」

媽媽站在門外，看着絲維特爬到椅子上，掛上了門鉤，接着，她拉上門，看見門關緊了，就走了。

只剩下絲維特一個人。她也不願再睡了。她一面穿衣一面唱：

「你媽回來了，

帶牛奶來了……」

忽然有人敲門。

絲維特一隻脚才穿上鞋子，就用這隻脚跳到門口，說：

「誰呀！」

這時候，完全像在故事裏一樣，門外有人回答：

「是我呀！送牛奶來啦！」

可是絲維特知道，誰也不能放進來，就說：

「不要牛奶！」

送牛奶的就走了。

絲維特穿上第二隻鞋子，又穿上外衣，洗完臉，就坐在

桌旁畫山羊和小羊羔。

忽然又有人敲門。

「誰呀？」

「郵遞員。」

可是絲維特知道，誰也不能放進來，就想出個辦法：

「您把信從門下塞進來吧！」

信從門下塞進來了。

絲維特知道這是爸爸來的信，因為上面沒有貼郵

票（註）。

她把信看了老半天，就坐在桌子旁邊不知不覺地睡着了。睡呀，睡

呀，又忽然有人大聲敲門，把她驚醒了。

「噯，這回大概是媽媽回來了！」絲維特高興極了，她跑到門旁：

「你是媽媽嗎？」

（註）

戰時軍郵是用不着貼郵票的。

「安多尼娜住在這裏嗎？」門外一個大叔問。

「『安多尼娜』——這好像是媽媽的名字，」絲維特想起來，說：

「家裏沒人呀！」

「您是誰呀？」大叔在門外又問。

「是我呀！」

「誰？是絲維特嗎？」大叔在門外喊。

「啊……您難道認識我嗎？」絲維特問。

「絲維特！快點開門吧！」大叔在門外喊起來了。「是我，是你爸爸回來

了。」

絲維特不知怎麼辦好：這也許是大灰狼裝爸爸吧？她說：

「我爸爸在前綫呢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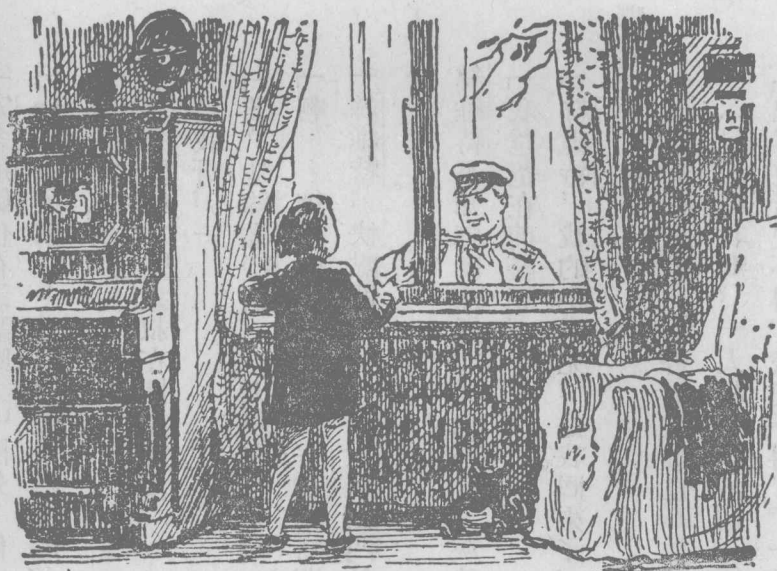
「絲維特，我的小女兒！是我回來了，看你來了，看媽媽來了……媽媽在

哪兒？」

「她挖土豆去了。她告訴我誰也不放進來。」

「你還記得我嗎？」大叔在門外問。

「記得或者記不得，我記不得了。」絲維特回答。



「那，這樣吧！」大叔在門外說：「你走到小窗戶跟前，好好看看我，我也看看你。」

「這樣可以！」絲維特說。

她走到窗前，看到一個軍官。

當然，這一定是她爸爸了。他身上有肩章、皮帶、手槍，胸前的帶子上掛着獎章……

他伸給絲維特一隻大手，不知對她說點什麼。絲維特對他喊：

「就來，就來！」

她跑到門旁，爬上椅子，好放開小鈎，但是她決定再仔細看爸爸一次，就又走回窗前。

這時候她看到媽媽從小門走進院子來了。

絲維特喊着，一面用手指着：

「媽媽！媽媽！媽媽來了！」

軍人轉過身去，媽媽看到他就站住了——忽然她把袋子和鏟子丟在地下，向他跑來。

他也向她跑去，兩個人在院中擁抱起來，接吻了！他們好像完全把絲維特忘了。

絲維特有點不高興了；她也跳到院子裏去，抱住爸爸的大腿。以後，他們就都進屋了。媽媽總是重複說：

「絲維特！小女兒！是爸爸回來了。」

「好呀！爸爸！」爸爸笑着說，「連爸爸都不願放進屋啦！」

「媽媽這樣命令的嘛！」絲維特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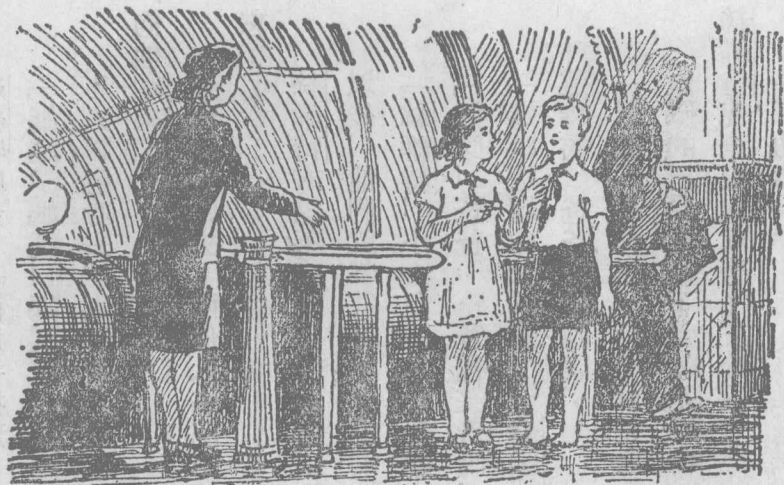
這時候，爸爸抱起她說：

「對呀！小女兒！命令就是命令！爲了這個，我送給你一個獎章。」

他真的把獎章摘下，給絲維特帶上。雖然，過一會他又把它摘下來了，但絲維特究竟在胸前帶了五分鐘光榮的、真正的銀質獎章，那上面寫着：

「軍功章」。





## 夏天

熱得難受的夏季七月裏的一天。我爲了納涼，走下地下鐵道。這裏非常好。大理石的外室裏非常涼爽。

我走到售票口那兒。在我的前面有一個男少先隊員和一個女少先隊員在買票。他倆都是淺黃的頭髮，身上晒得黝黑，都有着討人歡喜的短鼻子。女隊員的身上穿着一件白外衣，光脚上穿着一雙布鞋，男隊員身上只穿一件襯衣和一條短褲，脚上除了灰土和晒黑的皮膚之外，就什麼也沒有了。

我跟在他們後面，心裏想：「他們也許會談一些對我今後編寫兒童故事有用的

事情。」可是他們什麼也沒說，只是手拉着手，很愉快地擺動着。

他們走到自動電梯跟前，拖長聲音唸：

「注意，活動電梯！」

他們把票拿出來。驗票員已經把票扯了，可是忽然想起來：

「小姑娘走吧！而你小男孩，站下！」

「幹什麼？」男孩子問。

「怎麼——幹什麼？」驗票員回答。「你光着腳，我們是不放光腳的人到電梯上去的。」

「爲什麼不放？」男孩子很驚奇地問。

「又是爲什麼——就因爲你光腳，要是刺上什麼東西，我們要負責的！」

「大孃，放他過去吧！」小姑娘插嘴說。「這是他鍛鍊身體呢。」

「讓他鍛鍊去吧，」驗票員回答說，「就是不要到電梯上來鍛鍊。孩子們！請到旁邊去，別妨礙電梯開動。」

孩子們走到旁邊，商量怎麼辦去了！我遠遠地站在柱子後面看他們。我對這件事很感興趣：在這困難的時候，這小女孩是離開自己的同志呢，還是設法和他在一起遊玩一下這炎熱的莫斯科呢？

我看到他們兩人談了一會，然後她向他搖一搖手，就向電梯走去，男孩子留下了。我都有些難過。我想，她們小姑娘都這樣！這樣一點兒困難都要推諉。我跟在她的後面乘電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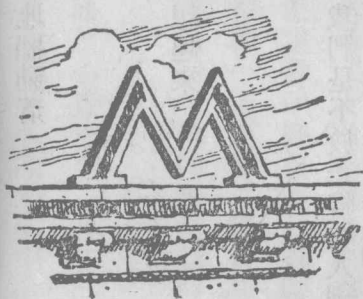
在下面，她到旁邊另一座自動電梯旁——一下子，兩下子！——很快地把自己的雙鞋脫下來，放在下面的梯階上。馬上，這兩隻鞋——左腳的和右腳的——就向上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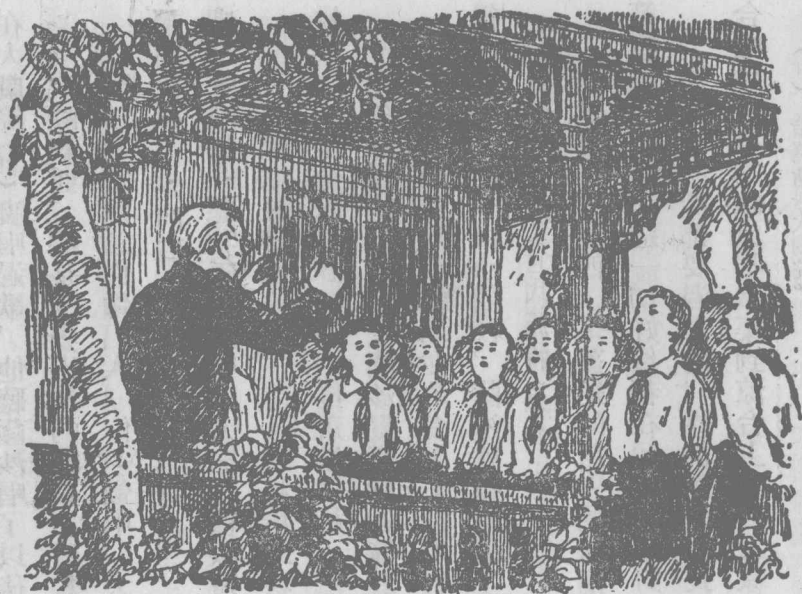
這雙鞋，這雙穿得很破的鞋。嚴肅地上去了，它們佔了一個梯階。旅客們都很留心地繞過它們。

現在這雙鞋已經到了小男孩那兒了。他把鞋拿起來，開始往腳上硬穿……「小心點！別繃壞了！」驗票員說。

自動電梯已經把小男孩運到自己的小朋友那兒去，她正在下面等着他，用小腳尖觸着地上鋪的冰涼的石塊。

當然，這裏面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，但我只是非常喜歡，那鞋會自己跑上去，天知道，這雙鞋像一對多麼重要的人物呀！





## 家長日

薩沙的嗓子非常好。他和他爸爸兩人就可以組織一個音樂會，在廣播電台前廣播。爸爸彈鋼琴，薩沙就用他又細又高的聲音唱：

「黎明之前，

一切又都寂靜……」

後來，他爸爸有公事出門去了，音樂會也就停辦了。可是到夏天薩沙又唱起來。這是在莫斯科城外的夏令營裏。那裏組織了合唱隊。合唱隊的指揮是伊里聶·彼得羅維奇老頭子，他以前

在大劇院（註）裏唱過歌，他聽薩沙唱了以後，用舌頭弄個響說：

「歐莉亞！這是一隻出色的夜鶯！這隻夜鶯可以做咱們的領唱人。」

薩沙非常願意作領唱人。你一領唱，大家都跟着你唱起來，這歌聲飛揚，飛向松林，飛向白雲，飛向天空……啊，快一點到家長日吧，媽媽快一點來吧！叫她聽一聽我怎樣領唱，大家怎樣跟着唱……

可是到家長日還遠呢！薩沙彎起指頭數還剩多少天。可是日子好像故意這樣長！一早全隊就到河邊，接着進樹林，然後吃午飯，後來又是午睡時間……在午睡以後，才到了薩沙最喜歡的鐘點——唱歌。

合唱隊全體隊員都站在涼台上，輔導員歐莉亞坐在鋼琴後面。伊里聶·彼得羅維奇揮動一根小樹枝，薩沙就唱起來了：

「世界各民族的女兒……」

他覺得一切東西——蓬鬆的粗大的松樹、旗杆上那面有些褪了色的旗、矮籬笆的小門——這一切好像都在傾聽着這野營裏領唱人響亮的歌聲……

世上的一切都要過去的。終於到了家長日這一天。頭一天晚上，伊里聶把合唱隊所有的隊員都召集到涼台上，對大家說：

（註）指莫斯科大劇院。